

金泽为什么这样美？

陆明光

凡是来过金泽的人，都说金泽很美。那么，金泽究竟美在哪里？为什么这样美呢？

金泽的美，是因水而美。你看，金泽坐落在碧波浩瀚的淀山湖畔，境内湖荡星罗棋布，河道纵横交叉。自北向南，有淀山湖、元荡、诸曹漾、雪落漾至太浦河；自东往西有拦路江、横江、金泽水库、小封漾、大封漾；南面有木斜湖、吴家荡、长白荡；西面有白石矾江、急水港、沙田湖等等。上海市境内共有21处自然湖泊，其中19处是在金泽镇境内。水乡泽地，土地肥沃，庄稼茂盛，五谷丰登；湖荡周边，鸟语花香，鱼跃鸟翔，风光无限。

金泽因水而得名，因水而兴旺，因水而发展。泽，原本就是指水或水草积聚的低洼的地方，而金色泽地，那是何等辉煌啊！金泽镇寺庙林立，自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以来，一直是江南的佛教胜地。宋朝宰相吕颐浩舍宅为寺的颐浩寺曾以5048间的宏伟规模而雄居江南寺庙之首，连杭州的灵隐寺也甘拜下风。寺庙香火连绵不

绝，并且每座桥边都有一个庙，金泽镇因为“桥桥有庙，庙庙有桥”而美誉江南。金泽名声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泽水路交通发达，那时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江浙两省民众，有的虔诚拜佛，有的借佛游春，每年三月廿八与九月重阳佳节都会摇船来金泽赶庙会。那时，金泽镇市河里船只停得不见水面，就连四周的湖荡里也停满了船只。如果离开水，这里就不会是胜景，也不会有美誉了。

为了方便镇上居民出行，宋、元、明、清历代在镇区仅0.6平方公里的河道上，架设了42座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的桥梁，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7座，依然横卧在金泽镇市河上。当你踏上历代古人曾经跨越的桥板，站在桥顶，放眼小桥流水、碧波荡漾，沿河人家，明清古宅，轻舟破浪，田歌飞扬，江南水乡、千年古镇的美景尽收眼底，心情一定很舒畅吧。

金泽的美，美在水。金泽志上有许多历代文人赞美金泽的诗篇，大部分都离不开对水的赞美。如清代诗人张夔曾的“薛

淀烟波：溪溪面面水澄湖，巨浸惟何薛淀哉。红蓼乱粘风浪阔，渔帆远去鸭媒来。晴朝历历千村树，雨夕昏昏一壤堆。对此烟波愁尽遣，忘机鸥鸟共徘徊。”古人站在湖荡畔看到水乡美景，心情舒畅，把烦恼都抛开了。这就是水的优美，水的魅力！

在元朝建造的迎祥桥堍，曾有一座石亭，石亭的柱子上刻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金泽人杨震方先生撰写的一副楹联：虹影环空如入画，水天一色合吟诗。这楹联里把水写得十分精彩，古桥、石亭在水的映衬下如诗如画、十分美丽。在金泽镇上塘村入口处的牌坊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古镇古迹古色古香，下联是水乡水景水清秀，朴实地点出了对水的赞美之情。

在金泽镇境内，有许多游览景区，它们都因水而美。闻名遐迩的上海大观园因为建在碧波万顷的淀山湖畔，所以显得更水灵俊俏；青西郊野公园以有近百亩的水上森林而大名远扬；蔡浜、东西、莲湖、

岑卜等美丽乡村都充分发挥水的魅力，使美丽乡村更加旖旎。以展示民间精美工艺而闻名的金泽工艺社，也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依托金泽市河的水，使它更为引人入胜。当你坐在工艺社临河的茶室里，眼前是一尘不染、平静如镜的河水，对岸是古桥、古庙与川流不息的游客，这时心旷神怡的你会由衷地赞美这一池风情万种的河水。

当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五镇之一，金泽地处长三角“地理原点”，是“示范核心”。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位于金泽镇西岑社区，是上海市重点工程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西岑科创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为的到来也为金泽增添了新的魅力。还有已经开放的元荡网红桥、附近的醉美郊野湾和江南田圩示范区，都是以水为主题，大做水的文章，尽显水的美丽。

金泽，为什么这样美？金泽的美，美在无处不在的水，这就是答案吧！

藏在心底的那一抹红

唐琴

手捧着亲手织就的大红色羊绒围巾，我眉眼间漾开笑意，终于赶在2026丙午马年到来临前，完成了这份藏着心意的礼物。这一年，是母亲的本命年，民间总说本命年穿红是最浪漫的迎新仪式，而于我而言，这抹红，更是系住亲情的纽带。

母亲年事已高，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父亲又走得早，偌大的世界里，她只剩我一个女儿。百般无奈下，我将她送进了夏阳街道敬老院，原想着热闹的集体环境能驱散她的孤单，可母亲却始终将自己封闭起来，终日郁郁寡欢，与院里的老人们格格不入。

这份沉寂，直到去年冬日被一抹红打破。彼时，母亲的房间新来了一位老人，春节时，老人的女儿送来一条亲手编织的红色围巾，温柔地为母亲戴上。我望见母亲黯淡的眼眸里突然亮起了一点光，她喃喃低语：“老头子说过，过年要送我红色围巾的。”

这话瞬间将我的记忆拉回从前。父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针灸中医，骨节里还藏着一份文艺的温柔。在他生病前的那个春节，曾郑重地向母亲许诺，要在她的本命年，送上一条大红围巾，愿这抹红护她一生安稳。可命运弄人，还未等母亲的本命年到来，父亲却因胃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个关于红色围巾的约定，也仿佛随父亲的离去被风吹散在岁月里，被我匆匆的生活所忽略。

那一刻，深深的自责向我袭来。我总以工作忙碌为借口，忽略了与母亲的交心畅谈；总以自己的想法安排她的生活，却从未真正读懂她内心的需求。我在心里对母亲许下重诺：一定要亲手为她织一条红色围巾，替父亲也替我自己补上这份迟到的心意。我深知，红色从不是简单的色彩，它是世间所有的希望之色，能让我们告别过往的阴霾，迎接全新的开始。

自那以后，无论工作多忙，我总会挤出点滴时间，坐在母亲身边织上几行。编织的时光里，我与母亲聊着从前，回忆起年轻时母女俩一同织棒针衫赚钱贴补家用的日子。每每谈及这些，母亲的脸上便会漾起激动与喜悦，眼角眉梢都是鲜活的光彩。院里的老人们也会围过来，一同诉说着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各自谋生的故事。热闹的氛围，温暖的回忆，一点点融化了母亲心中的冰，她渐渐放下了隔阂，主动走近旁人，融入了敬老院的生活。看着这样的母亲，我红了眼眶，原来她要的不仅仅是精致的照料，还希望有人愿意陪她聊聊那些回不去的过往。

我满心感激夏阳街道敬老院，他们为老人们搭建了相聚的港湾，才让我们子女能安心投入工作，也让母亲有了重拾欢乐的天地。如今的母亲，早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时常串门与老伙计们闲话家常，大家都亲切地唤她一声唐阿姨。看着她日渐开朗的模样，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大年夜，我将这条红色围巾和一身红内衣轻轻放在母亲的床边。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早早地去看望了母亲，然后帮母亲换上红色新衣，接着郑重地拿出这条红色围巾，轻轻地帮母亲戴上，旁边人都说太好看了。而母亲捧着围巾笑了，眼角却流下了泪水，“我有红围巾了！”母亲哽咽着说。

望着这抹红，我笑了，它承载着父亲未竟的诺言，系着我与母亲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更点亮了崭新的希望。2026，母亲的本命年，定是一个温暖的开始，往后的日子定是岁岁皆安，年年欢喜。

方厅水院的廊桥新梦（外三首）

曹伟明

一望无际的湖水
被春风吹皱唤醒

淀山湖大观园里
走出了久宅的“探春”
千丝万缕的新柳
勃发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诗兴

春江水暖
荡漾着诗意
从前，江南浪漫的爱情
往往总是从桥上发生
如今，方厅水院的彩虹廊桥
汇聚着沪苏浙皖奋进的诗情

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柳
春柳，春留
引得中外友人纷至沓来 寻梦探春
新江南的风景
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
让这方水景四季如春

练秋湖的春色

水暖春江
湖边的绿荫里
千朵浪花在涌动回响
柳叶飘飘扬扬

雨在飘洒
水在流淌
风在送香

练秋湖缤纷的梦想
将我轻轻地灼伤
水天一色
落花有意
练秋湖水跳舞欢畅
装饰着华为小镇永远的金黄
变幻出科技软实力精心智造的秋色盛装

元荡彩虹桥

从越国划来的轻舟
飘荡着桨板的节奏
十八春女儿红的老酒
浸泡出最江南的沧桑乡愁

从姑苏飘来的烟雨
伸展着诗意的追求
彩虹桥上丁香般的姑娘
油纸伞下藏着
新江南期盼的回眸与问候

古老又时尚的传奇故事
让元荡湖变幻着春天等候的温柔
欲说却还休
长三角之间的联手

灶火里的匠心传承

孙永明

漫步在焕然一新的蟠龙新天地，雅致惬意中，一些老蟠龙人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就是那缕曾经弥漫街头巷尾、炽热滚烫的烟火气——比如那让一锅米饭喷香、凝聚着全家温饱的农家灶头。这份稀缺，恰恰引出了一段蟠龙关于极致手艺的往事，一个关于“灶”与“道”的故事。

当年的蟠龙古镇上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垒灶“状元”，人称阿海师傅。他带过不少徒弟，其中有个小徒弟叫阿蔡，学了点皮毛就觉得自己“能行了”，尾巴翘得老高。那时的蟠龙茶馆林立，是最热闹的地方。每家茶馆的命脉就是那终日火焰熊熊的老虎灶。三角街口的朱氏茶馆生意尤其红火。从天蒙蒙亮的早茶，到灯火点点的夜话，茶客不断。老板忙得脚不沾地，心里却乐开了花。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茶馆的老虎灶突然“罢工”了，火苗蔫蔫的，热水供不上，急得朱老板团团转。这灶年头久，非高手重砌不可。

正巧，阿蔡晃悠着路过。朱老板拉住他问：“阿蔡，你师傅在家吗？想请他救救急！”阿蔡胸脯一拍：“咳，这种小事，找我就行了！”朱老板将信将疑，但灶头不等人，只好让阿蔡动手。

新灶砌好，一点火，洋相尽出：柴火进去，不是熄灭，就是浓烟倒灌，熏得人眼泪直流。茶馆里怨声四起，朱老板后悔不迭，只好亲自跑去找阿海师傅。

阿海被请来，却不慌不忙。他背着手，围着新灶转了两圈，眉头一挑：“老板，麻烦您，切半斤白切羊肉，再来一瓶‘小炮仗’（二两五烧酒）。”

朱老板心里火烧火燎，又不好催，只得照办。只见阿海师傅悠悠坐下，抿一口老酒，嚼一片羊肉，气定神闲。等到酒

足饭饱，他这才起身，吩咐旁边看呆了的阿蔡：“去，弄桶湿泥来。”

阿蔡赶紧照做。阿海走到灶前，看准位置，泥刀这里轻轻一撬，那里稳稳一抽，只动了两块砖，再用湿泥一抹一勾。整个过程，不到一炷香。

“好了，点火试试。”阿蔡将信将疑，引燃柴火。只听“轰”一声轻响，一道鲜活的火苗直窜而上，所有烟气乖乖顺烟囱奔腾而出，灶膛里瞬间一片红亮。

阿蔡目瞪口呆，脸涨得通红。朱老板拍手称奇：“神了！真是神了！”阿海师傅放下泥刀，擦了擦手，看着满脸羞愧的徒弟说道：“这就叫‘灶有灶路，火有火性’。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功夫不到家，口气先到家，怎么行呢？”

从此，蟠龙镇上再没人敢小看这烟火灶头里的大学问。阿蔡也收起了轻狂，踏踏实实重新学起手艺。

阿海师傅的故事，至今听来依然滚烫。它何止是在讲垒灶？任何一种技艺，抵达“匠”的境界，无不是千万次重复中对毫厘分寸的精准拿捏。真正的工匠，手中打磨的是物件，心里秉持的却是近乎道的神——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这种精神，曾弥漫在蟠龙的旧时光里：木匠的榫卯、瓦匠的灶画、铁匠的锻打、铜匠的淬炼……他们沉默于市井，却铿锵于手艺。没有口号，只有日复一日对极致的追求；没有捷径，只有对工序、分寸、力道近乎固执的坚守。

在今天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专注，这种对细节死磕的执着，恰恰是最为珍贵、最应被倡导的“工匠精神”。它存在于古老的灶台，也必将闪耀于现代的车间、实验室与代码深处，驱动我们不断向前。

“梅花已有飘零意，杨柳将垂袅娜枝。”当第一缕春风掠过元曲中的青瓦白墙，当千万条杨柳在枝头积蓄春的力量，上海青浦的东庄，正酝酿一阙骏马奔腾的新春词章。

马年新春与友人相约东庄，去走访元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管道昇的故乡。进入东庄，处处皆景。路旁挂着吉祥灯笼，河畔开满迎春花。临河的乡村大舞台上，虽未听见“雪粉华，舞梨花，再不见烟村四五家”的元曲，却赶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晓峰正为村民演唱《乡音练曲》等曲目。他以巧妙的艺术手法，把江南水乡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融入青浦田山歌（吴歌）演唱中，赢得村民们阵阵掌声。

欣赏了青浦田山歌，我们跟随朋友穿过一条静谧的池杉林小路，走过名为“道升桥”的拱门桥后便看见一座造型独特的“劝学亭”。据史料记载，管道昇当年曾在此传承书画艺术，栽培子孙后代。再往前走，以管道昇《秋深帖》取名的东庄书画展厅“秋深馆”映入我的眼帘。走进展厅，几位东庄本土书法家正为村民和游客写春联、送祝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伯伯捧着墨汁未干的新春联笑容满面地说道：“现在日子越来越好，儿子、儿媳领着孙子、孙女回村过年，村里热闹得不得了。”

人称“管夫人”的管道昇，自幼工诗善画，才华出众。管道昇偏爱画竹、梅、兰等清新物象，尤其是竹。为后人留下《墨竹图》《山水图》《竹石图》《兰花图》《双钩竹图》《秋深帖》《山楼绣佛图》《竹林泉绕图》《水竹图卷》等诸多传世之作。

管道昇的丈夫赵孟頫同样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尤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赵孟頫不仅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还开创了元代新画风，被誉为“元人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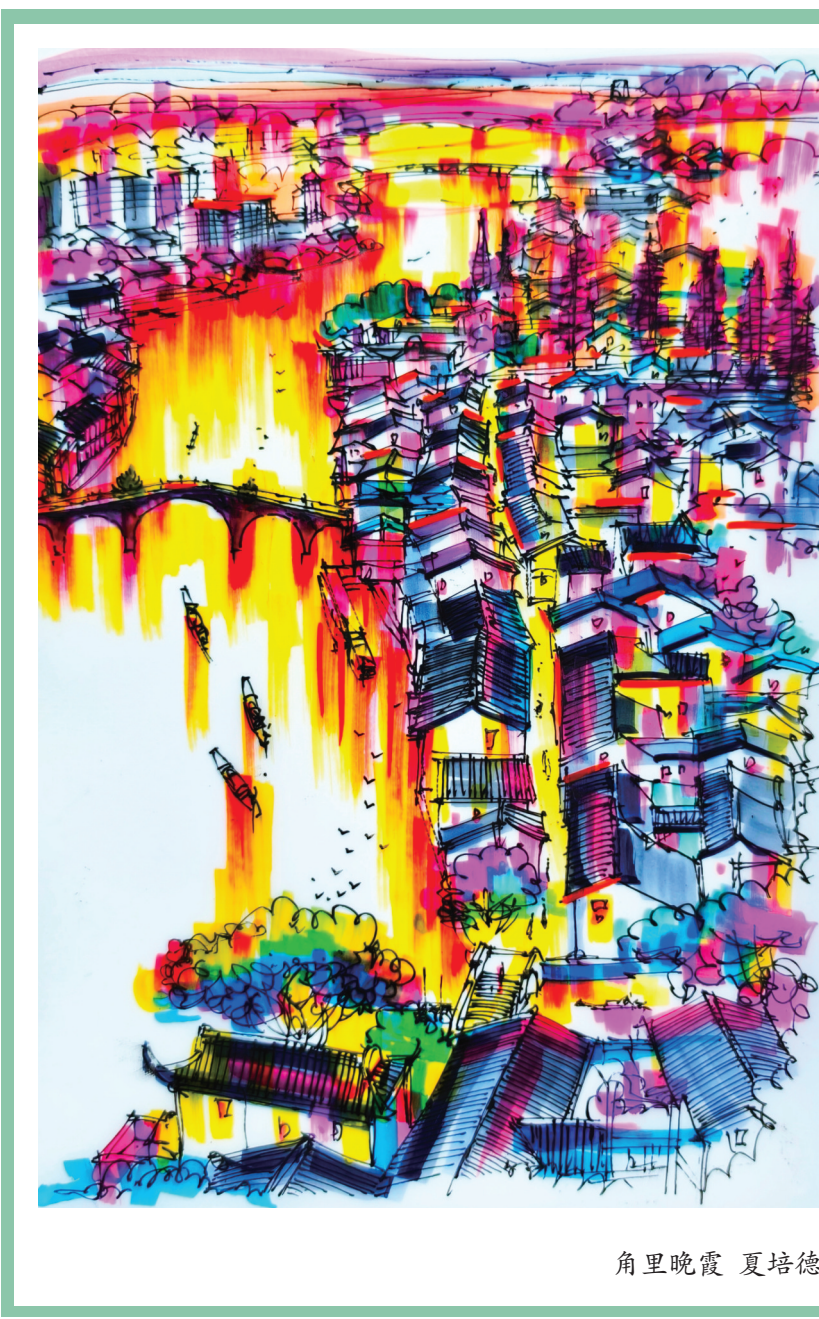
管道昇与丈夫赵孟頫伉俪情深，在东庄留下了许多传说。成语“管赵风流”，便来源于赵孟頫、管道昇夫妇。他俩不仅在生活中相扶相携，琴瑟和鸣，且在中华诗词和书画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管道昇不仅自身才华卓绝，更是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漫步东庄，劝学亭、秋深馆、躬耕亭、博礼湿地、衡礼湿地等文化景点，将诗画东庄的光阴故事娓娓道来。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东庄，吸引了许多热爱书画、文学、有艺术创意的年轻人纷至沓来，相继开办了版画工作室、陶艺工作室以及各类艺术主题的民宿集群。他们以现代创意唤醒古韵：老宅改建的民宿，为崇尚原生态的游客亮起古朴、温暖的灯光。青砖黛瓦间，氤氲咖啡香。走过千年的东庄街巷，在马年新春焕发别样生机；农家小院变成艺术工坊，稻田边兴起迎春市集。东庄新业态不仅保留了华夏文明的内涵，亦为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富有“都市特色”的创新，成为很多人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新春品读东庄

戴薇薇



角里晚霞 夏培德

淀山湖畔